

● 刘大基 著

人类文化及 生命形式

● 卡西勒 朗格研究

RENLEIWENHUAJISHENGMIING
XINGSHI



B506-59 / 10

77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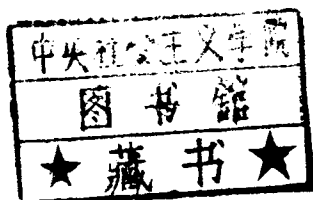
77649

DG15/21

人类文化及生命形式

——恩·卡西勒、苏珊·朗格研究

刘大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黄德志
封面设计 毛国宣
责任校对 刘叔涛
版式设计 张汉林

人类文化及生命形式

Renlei Wenhua ji Shengming Xing sh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48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04-0687-8/B·137 定价: 4.60元

序 言

不知是机遇、误会，还是情之使然，《人论》这本并非十分易读之书的中译本，在国内却很畅销。自此，理论界和较高层次的读者群，对卡西勒这个名字似乎不再陌生了。但是，《人论》毕竟是卡西勒为大学生们撰写的一本通俗性读物，通过它去了解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必然失于准确。这点，卡西勒在《人论》一书的序言中早有声明，他建议：如果有人要对这里涉及的各种问题作更为周密的讨论与分析的话，他们应该重读《符号形式的哲学》。

我所以如此重视卡西勒，除去他学说本身的博大精深，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卡西勒哲学独特的学术位置。而这一点，恰恰经常为研究者们所忽视。

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要代表，卡西勒对德康、柯亨有着直接的思想承继关系；在哲学方法上，他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基本内容植入自己体系；卡西勒与胡塞尔同属一代哲学家，他们同得益于那托尔普，同批判心理主义，却在基本原则存在巨大分歧；卡西勒批判实证哲学，主张和坚持哲学解释学的方法；卡西勒与存在主义的开创者海德格尔还有过一场举世闻名的交锋，就某些重大的哲学命题进行面对面的辩论；著名分析哲学家古德曼曾对卡西勒理论进行专章论述，声称与卡西勒殊途同归；卡西勒的理论还被当作哲学基础，直接指导着当代心理学开发人类智力潜能的伟大工程；等等。现代哲学派别中，似乎还没有哪个能象卡西勒哲

学那样，在自身的结构中，埋伏下如此众多的契机，进而形成与各种理论——古典的、现代的、经验的、理性的——之广泛联系。形成与它们的直接对立或融合。正因为此，我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深入进去，看个究竟。

苏珊·朗格是卡西勒的学生，其理论被公认为卡西勒理论的后续和发展。然而我对她的理论的了解，反在对卡西勒的了解之前。我翻译出版过她的重要作品《情感与形式》，早在她《心灵：论人类情感》第三卷出版的第二年，就饶有兴味地读完这部巨著，而此时，《符号形式的哲学》对我来说还是令人生畏的三大部头。然而，当我认真读完这部书以及卡西勒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当我切实把握了卡西勒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后，我才发现自己对朗格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朗格的理论完全是在卡西勒开创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其中包含了不少新的创造性成分，但就哲学而言，她仍然没有超越自己的老师。我们在朗格议论的精彩处，几乎总能辨别出卡西勒的理论原型。因为这个理由，本书写作中我只给了研究时间更长的这位女哲学家四分之一的篇幅。然而我仍愿不失时机地向人们推荐她的《心灵》一书，这是一本十分出色的书，任何一个阅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对作者大胆的设想，极其丰富的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资料、清晰而严谨的推理与论证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们毕竟在哲学的路径上徜徉，就哲学而言，卡西勒是开拓者，苏珊·朗格是后来人。

一些学术界前辈曾把作学问的方法分为两类：“六经注我”及“我注六经”。本书的作法似乎应属后者，但又不全然相干。起码在形式上有所区别。我既没为谁批点注释，又没有什么成形的理论套数要旁征博引，只图按照自己的思路将认为值得注意的东西介绍出来，进而瞻前顾后，右牵左提，以求得一个大背景下的定位，尽可能地不失真实。在这一方法中，

“我”的作用掩在幕后，“六经”和“诸子”的主张突现出来。把这种方法唤作“诸子互注”也不知是否确切。由于这种作法客观性增强，主观性削弱，时下国内外都比较流行。诸如比较经济学、比较美学、文化比较、中西比较等，似均属此类。但这种方法毕竟算不得上乘，朱光潜先生把它归于二流，朱先生期待着创造自己学说体系的一流哲学家在中国的出现。这一希望无疑将激励新一代有才华有志向的学者奋进。至于我们这些不入流的研究者，若能在研究与说明中，不走样，不曲解，不似是而非，便也算不得辱没了。总要有人去架桥铺路嘛。

适逢全书脱稿之际，从德国学术界传来消息，那里正在编辑出版《卡西勒全集》。于是，又兴兴然添上一笔，将此消息及时地告诉关心它的读者朋友。

1988年10月9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卡西勒的生平与学术活动	(1)
第二章 康德、新康德主义和卡西勒	(14)
第三章 符号形式的哲学与解释学	(55)
第四章 卡西勒论语言	(101)
第五章 神话问题	(143)
第六章 理性与科学	(176)
第七章 卡西勒、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203)
第八章 苏珊·朗格及其艺术哲学	(228)
第九章 直觉、生命形式与二级幻象	(259)
结 语	(279)
附录：卡西勒：当代哲学中的“精神”与“生命”	(283)

第一章 卡西勒的生平 与学术活动

1874年1月28日，卡西勒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中。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他最受母亲宠爱。然而他从不轻慢别人，他拒绝接受只给他一人的礼物。

卡西勒从小富于冒险精神。10岁时，就能轻而易举地横渡宽阔的奥德河。他热爱音乐，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参加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玩上，他在学校里只能算一个中下游的学生。

在智力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外祖父。这位自学成才的老人有着极为广泛的知识 and 真正的哲学头脑。卡西勒热爱崇敬这位老人。与外祖父的无数次谈话，在外祖父藏书颇丰的私人图书馆里东翻西看，使卡西勒的心灵被开启了。他求知的欲望与日俱增。12岁的时候，他已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和历史作品。到了高中，他被公认为班上最好的学生。老师经常为他知识的深度和判断力的成熟而大吃一惊。中学毕业的时候，他获得了最高的奖励。

18岁那年，他进入了柏林大学。由于父亲的坚持，他选修的主课是法学。不久，又改修德国哲学和文学。这段时间内，他多次转学。他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学习课程，最终才发现自己对哲学有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到了1894年夏天，他决定选听由西姆尔（Georg Simmel）开设的康德哲学课程。西姆尔是柏林大学一位年轻的、极富才华的无薪教师。

此时，新康德主义在德国各所大学中，几乎达到了独占的地

步。在一次讲演中西姆尔曾讲道：“无疑，评论康德哲学最好的书是柯亨写的。不过我得坦白，我没有看懂它。”这一评价引起了卡西勒极大注意。他立即埋头于柯亨的著作之中。很快，他就作出了决定：到马堡去，在柯亨的指导下研究哲学。但他并没有马上出发，而是潜心读书，为这样一个学习计划进行理论准备。他不仅阅读了康德和柯亨的全部著作，而且阅读了研究康德必须了解的大哲学家如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的作品。此外，他还投入许多时间，认真学习数学、机械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对理解柯亨关于康德的解释是不可缺少的。

直到1896年的春天，卡西勒才动身前往马堡并第一次见到柯亨。

在卡西勒参加的第一堂讨论课上，他便主动地回答了柯亨提出的一个相当困难的哲学问题。短暂的交锋使柯亨意识到了眼前这位学生的实力：他年轻，有些害羞，然而总以其有力的手势和肯定的声音，准确和完整地回答问题。他对于康德和其他复杂的问题似乎总显得胸有成竹。这一堂课柯亨后来津津乐道：“我立即感觉到，这个人从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尽管卡西勒不爱交际，甚至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还是在柯亨的学生中成了公认的领袖。到了第一学期末，他已经不仅在大学里，而且在整个城镇中以天才著名了。

卡西勒惊人的知识主要得益于他超凡的记忆力。柯亨曾多次提到：卡西勒能整页地背诵几乎所有古典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

“即使是现代诗人，例如尼采和斯特芬·乔治，他也能很快地背诵出来。”这种非凡的记忆力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卡西勒的记忆力不仅是一种被动的能力，它经常与洞察问题本质因素，把握问题之间原始关系的敏感的判断力共同作用，形成创造性的精神吸收过程。

在柯亨的眼里，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有这样一些纯粹的形式中，我们的理智才能进行不受干扰的观

察和研究。理智则是人类精神的支柱。柯亨因此坚持：研究哲学必须从认识论着手。正是受了柯亨的影响，正是对自然科学固有的浓厚兴趣以及战胜最难课题的好胜心，同时，也是由于他已逐步认识到莱布尼茨对于现代哲学的重要性，卡西勒把论莱布尼茨哲学选作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卡西勒的论文是出色的，然而他只得了第2名。无独有偶，130年以前，柏林学院曾犯过同样的错误，把第1名奖学金发给了别人而不是依曼纽尔·康德。

1902年，卡西勒与表妹结婚。在漫长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始终互相理解，互相体贴，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中，他的夫人依然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为卡西勒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1903年，卡西勒一家从慕尼黑返回柏林，他开始写作认识论史。1904年完成了《认识问题》两卷。它们分别于1906年和1908年出版。书出版后，很快就得到了世界各地哲学学生的认可，成为人类思想史的必读书。15年以后《认识问题》第3卷完成，论述了康德以后哲学认识论的发展。1940年，在动身赴美之前不久，他完成了《认识问题》的最后一卷。在这一卷中，他描绘了直至当代的人类认识进化的宏幅画卷。

《认识问题》以其广博的知识背景著称于世。书中，卡西勒不仅对哲学史上，各哲学体系用作理论要素的概念的不同意义，进行了溯本求源的说明；为几乎被遗忘了的各国哲学家的历史重要性，恢复了本来面貌；还第一次把开普勒、伽里略、惠更斯、牛顿等人的名字引入哲学史，对他们的哲学概念、科学方法和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雄辩地证明这些自然科学家对于人类认识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尤其难得的是，在这部著作中，卡西勒把认识的发展与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诸如神话与宗教、心理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等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普遍的历史背景。因为他发现，在认识论发展的研究中，某些重要的线索被丢掉了。

《认识问题》第1卷的巨大成功并没有使卡西勒轻而易举地

获得他渴望的教职：柏林大学哲学无薪教师的职位。当时，著名的狄尔泰已经退休，只偶尔地开些讲座。主宰着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是斯托姆（Stumpf）和里尔（Riehl）。他们都是严肃的学者，但学术上却没有什麼重大影响。前者严厉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后者则经常用一种现实的意义来解释康德，而且还是著名的“马堡学派”的反对派。按照柏林大学的惯例，卡西勒呈交了研究成果《认识问题》，它马上就被接受了。然而在学术答辩会上，他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卡西勒为自己的考试性讲演确定的题目是“物自体”（Dingansich）。这是康德哲学中一个最复杂的概念。卡西勒对这个概念作了十分有趣的说明。他说：在康德哲学中，“物自体”始终是一个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极限。它的意义往往随着它起极限作用时所涉及的概念群或概念体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它在先验美学中是一个意思，在理性推演中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不考虑具体情况来定义这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斯托姆和里尔当然不会同意卡西勒的讲法。他们指责卡西勒否定了人们周围真实事物的存在，揶揄卡西勒：莫非烤着人们皮肤给人以温暖的炉火仅是一种精神的意象和幻觉。尽管卡西勒一再解释，康德批判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指出人类理智创造了我们关于事物的认识而非事物本身，两人仍然反对把无薪教师之职授与卡西勒。幸亏狄尔泰出席了当天的答辩会。他把自己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卡西勒。他以充满情感的语调结束自己的发言：“我不愿让子孙们指责说，是我拒绝了卡西勒。”

1910年，卡西勒第一部重要的系统的著作《实体与功能》问世。由于这部著作的基本概念和整体结构都充满了不合传统的创新意味，它在若干年以后方才得到学术界和有哲学兴趣的学生们的正式认可。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卡西勒的第一部被译成多种外文的著作。两千多年以来，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学说一直是逻辑科学的基础，人们始终信奉着他的主张：概念化是抽象的结果，即

把相同的属性，从一系列相似的事物中抽象，归纳为一个普通的概念。比如，从圆的、椭圆的、方的、长方的桌子中抽出桌子概念。卡西勒认为这个理论有致命的弱点：我们是根据什么来选择作为我们抽象基础的这样一系列相同的东西呢？从一种知觉，比如对一个圆桌的知觉中，我们是如何获得了相似于它的知觉，而不是相似于其它的，诸如对“汽车”、“星”、“水”的知觉呢？在那里我们并不能获得一系列相似的东西。我们用这第一种知觉作为标准，进而依靠它来确定什么属于这类东西，什么不属于这类东西，这种说法是不明确的。亚里士多德的抽象只有作为选择的结果，作为人类推理活动的结果才是可能的。这种活动是通向普遍概念的最初和基本的步骤。他在《实体与功能》中指出：“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抽象理论才能得到说明，即不是把概念由其发展而来的内容，看作无关的具体物，而是从一开始就把它们放在一个经过整理的多样性形式中加以思考。但是这概念不是推演的，而是预想的。因为当我们将多样性归为某种规律或各种要素的联系时，我们已经预想了这个概念。即便不是在它完整形式上，也是在它的基本功能上。”^①亚里士多德关于抽象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亚里士多德抽象理论的另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于它排除了特殊性：为了形成一个概念，只有那些所有事物共同具有的属性被保留下来，而所有的特殊性都被排除。这样，一个概念越是普遍，它包含的属性就越少。但是，“真正的概念绝不无视它所包含的特殊性，而是寻求显示这些特殊性发生和联系的必然性。概念显示自己越是普遍，其在内容上也越丰富。”^②科学概念都是一些普通性概念，但是它们的真正作用在于表现某些规律，而大量的具体的特殊的形式又能从这些

① 卡西勒：《实体与功能》（Substance and Function）芝加哥—伦敦，1923年版，第17页。

② 《实体与功能》第19至20页。

规律上派生出来。在这本书中，卡西勒还对这样一个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即：当我们从科学的某个领域进入到另一个领域的时候，概念的结构是怎样改变自己的特征的。解决这个问题时，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构成化学这门科学的诸多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则对人类理智将感觉印象转化为科学体系所依赖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说明。

卡西勒的新成就，赢得了马堡学派同事们的称赞。然而却遭到了他的导师和亲密的朋友柯亨的反对。柯亨认为在卡西勒的《实体与功能》一书中，有一大段论述是完全背离马堡学派的学术主张的。为此，他曾经写信给卡西勒，声称“我们的同盟受到了危害”。虽然柯亨的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是柯亨错了，虽然卡西勒并不同意柯亨的意见，虽然这本书已经到了印刷的最后阶段，为了表示对柯亨的深深的敬意，卡西勒还是决定立刻修改整个段落。然而这并没能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在读了印成的书后，柯亨在给卡西勒的信中这样写道：“为了你新的伟大的成就，我祝贺你以及我们哲学团体的所有成员。如果说我没有写出我的《逻辑学》的第三部分的话，那是因为我的设想在你的书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现。但是，在我第一次读了你的书以后，我仍然不认为我在马堡对你所讲的是错的而加以丢弃。你把重心放在关系概念上，你确信借助这个概念你完成了所有物质性的观念化。关系概念是一个范畴，这种表达甚至被你忘掉了。但是它仅仅在功能的范围内是一种范畴，而功能不可避免地要求无限小因素，在那里只有观念性现实的根源可以被发现。”^①这一争论起因于柯亨的某些大胆尝试。他把无限小作为一种绝对因素，把这种绝对因素置于整数之前，从前者中派生出后者。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

① 希尔普编《恩斯特·卡西勒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1973年英文版第21页。

数学上看，这样作都是不成立的。一个数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它与其他数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中它才能被思考。例如：5 只有在与 1 的关系上是 5，而在与一个无限小数的关系上它是无限大，而在与一个无限大数的关系上它又是无限小。卡西勒以“功能”对立於“实体”，就意味着：不可能把一个绝对的价值归为一种数学因素，因为这一价值由它可能属于的各种不同关系所决定。卡西勒的概念理论被证明是整个理论认识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它把人类理性的方法从“绝对”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并把理性功能的本质展示为人类认识的灵活的工具。正由于功能概念获得了这个方向，“经验被调整到其科学形态中。这些联系的功能是它们永恒的不衰的价值，它通体经验偶然材料中的所有变化被纯化爲同一的。”^①

这部重要著作的发表并没有改变卡西勒的学术生活的境况。他仍然是柏林大学的无薪教师，每当哲学助理教授的位置空出来时，他无一例外地被提名为候选人，却无一例外地被排在第二位。

1914 年，美国哈佛大学第一次邀请他担任为期两年的客座教授。但由于某些个人原因，他谢绝了这一邀请。同年，他获得了海德堡学院颁发的金奖。这段时期，除去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卡西勒还组织和指导了康德著作新版本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为这一版本撰写了长篇传记和康德思想体系的哲学导言。他以通俗的笔调和科学的态度介绍了康德思想的发展，对康德哲学的理解提出了若干极有启发的意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康德《判断力批判》一书的基本思想所作的分析，以及对康德所以把判断理论建立在表面上如此不同的根源，即艺术哲学和生物学之上的原因的说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他宁静的生活，他被迫中断他原来的

① 《实体与功能》，第 323 页。

写作计划。工作上的便利使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报纸，从而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场战争。战争进行的最初阶段，他就预感到德国将受到审判。他深刻认识到这个民族的天性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自大狂是绝对不相容的。但是他毕竟是个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寻找着这场战争最终的精神价值，并找到了表达自己态度的最好方式，1916年他发表了《自由与形式》一书。

在这本书中，卡西勒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德国文化中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说明个人和国家的尊严与自由；提供了人类为了自身的精神解放而不懈斗争的伟大历史画卷；论述了莱辛的世界主义和崇高的忍耐，席勒的高度敏感和对自由的激情，康德关于自然权力的根本概念以及歌德作为这一永恒过程的里程碑的个性的重新获得。除此之外，卡西勒在这本书中还流露了他对所有诗歌形式的深厚情感。他对歌德抒情诗的解释，对歌德在不同阶段进行的诗歌创作的分析都是前无古人的。正是他杰出的艺术才华，使得他能敏锐地抓住歌德象征手法的内在核心，从而为这种象征手法提出深刻的令人感叹不已的解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理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力量”这一信念遭到了彻底摧毁。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者索列尔提出：人类历史的推动力不是理性而是社会神话，人类社会行为不是由客观真理和冷静的思考所决定，而是由特定的，大部分产生于仇恨、反感、轻蔑，充满了强烈的冲动和情绪的意象所决定，它们对于真理一无用处，反而经常代表那种最可能的谬误。当这个理论刚刚提出时，学者们只是报之一笑，并没有引起丝毫注意。但是，战争的发展，某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以及它们在欧洲几个最大国家夺取政权的进军由于战争而遭受挫折等等，都证明了索列尔的社会理论包含着广泛的真理。历史事件的激烈演变，要求着对现实问题的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这些，就是卡西勒符号形式的哲学——他对于理解我们时代和历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问题的最大贡献——提出的历

史背景。

关于符号形式的哲学的思想形成，卡西勒在1917年曾作了这样的描述：有一天，当他乘车回家时，符号形式的概念突然闪现于脑际，几分钟后他到家时，一部新著作的写作计划已经成竹在胸了。卡西勒突然清晰地感觉到，康德和柯亨的认识理论是片面的，那种仅把理性作为开启理解现实之门的钥匙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架设人类灵魂与现实之桥的是整个人类的心灵，包含着它的全部功能与冲动，它的全部想象、情感、意志和逻辑思维。这一切，决定和形成了我们的现实概念。他说：“现实的真正概念不可能被表达成一个存在的简单和抽象的形式。它实际上包含了全部丰富多样的精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新的‘符号形式’——不仅指认识的概念和体系，而且包括艺术、神话和语言的直觉世界——都再现了一个由内至外的内容，‘一个世界和心灵的综合’，它独自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二者真正的统一体。”^①整个现实世界只有依靠某种精神意象——符号形式的帮助方能得以把握，而哲学的任务恰恰就在于对决定着这些符号结构的心理功能加以理解。原始图腾的奇异形象可以与现代四维空间的概念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同样显示了内在结构的规律性，它们同样被归结为人类心灵的某种基本功能。

整个人类文化都被反映在人类心灵无尽的符号形式中，卡西勒的任务首先是分析这些形式的一般结构，其次是说明构成人类生活不同领域，宗教、艺术、科学及社会活动等的基础是什么样的符号形式。数十年内，卡西勒的生活就是贡献给了这样一个艰巨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成立了两所新大学，一所在马堡，一所在法兰克福。这是两所进步而民主的大学。两所大学所作的同一重要的决定，就是为卡西勒提供一个教授职位。卡

① 卡西勒：《符号形式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 耶鲁1953年版，卷1第46页。

西勒接受了马堡大学的聘请。在马堡，他找到了他渴望的一切：一大群满怀兴趣的听众，一座著名的私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有着卡西勒进行符号形式研究所需要的大量资料和藏书。

从1923年到1929年，卡西勒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三卷本的理论巨著《符号形式的哲学》。在这部巨著中，卡西勒以大量的历史材料为前提，对符号形式的普通理论以及语言、神话及科学认识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鞭辟入里的分析。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也没有占据卡西勒的全部时间。那些年中，他还撰写了《认识问题》的第三卷，撰写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了若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文章。此外，还完满地完成了他的教学任务，并使任何希望在哲学问题上得到他帮助的学生们如愿以偿。

1930年，卡西勒被选为汉堡大学校长。

卡西勒在汉堡一共渡过了14个繁忙的年头。这期间，他还完成了两部哲学史方面的专著：《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和宇宙》（1927年）、《柏拉图主义在英格兰的复兴》（1932年）。后一部著作是他在德国出版的最后一部。

就在这一阶段，德国上空乌云密布，希特勒运动获得了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做好了推翻帝国政府的准备。在卡西勒认识到希特勒的极大危险的若干年以前，他就不听希特勒和他同党的演说，不读他们的书和小册子。但他似乎能以某种奇特的预见力，预知纳粹将对德国和全世界要作的事情。因此，在希特勒刚刚成为德国政府首脑之时，他便立即递交了辞呈，申请出国侨居。很快，他收到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教授聘书。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 and 美国的纽约社会研究新院都热情地邀请他前往。卡西勒首先到了牛津，他在那里呆了两年。刚到那时，他只能读英语而不能会话，但3个月后，就可以用英语举办讲座了。以后，他又收到了瑞典哥德堡大学的邀请，并于1935年9月来到瑞典。

他在瑞典共逗留了6年，这同样是富有成果的6年。1937